



《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的创刊及其科技史价值

谭秀荣

(遵义医学院学报编辑部, 贵州 遵义 563000)

摘要:目的 揭示《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医学传播内容及其科技史价值,为勾勒抗战大后方高校科学教育和科技发展脉络提供新线索。方法 在调阅 1941—1943年《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原始文献的基础上,采用原始文献考证、医学内容分析与科学史研究方法。结果 该刊忠实地记载了湘雅医学院概况;反映了湘雅医学院医学学术活动情况;自觉担负抗日救亡的社会责任,重视战时医学内容传播;刊载了在战时艰苦条件下取得的一批医学学术最新成果。结论 该刊为战时中国高等科学教育史和科学技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发日本帝国主义常德细菌战的研究成果,并为偏僻的贵州传统科学文化注入西方现代医学的新元素,是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艰苦条件下长途西迁,流离失所,不懈探索,以所学报国救国的一块珍贵“化石”。

关键词:《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科技史价值;中国科技期刊史;医学传播;医学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 G219.27;N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4 (2010)02-0365-06

Creation of Journal of State-run Xiangya Medical College and its value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 Xiu-rong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Zunyi Medical College, Zunyi 563000, China)

Abstract: **Aim** To reveal the spreading medical contents of *Journal of State-run Xiangya Medical College* and its value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o throw light on outlining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the education of scie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ts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rear are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consulting the original material of this journal published from 1941 to 1943, investigating the original material, analyzing its medical contents and researching its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ults** Not only the overview of Xiangya Medical College, but also the latest academic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war have been veritably recorded and published in this journal. **Conclusion** This journal is one of the most indispensable par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dvanced education of science and its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the germ war started by Japanese in Changde have been revealed, which is obviously the first time in our country. Besides, advanced western medicine was brought in and combin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Guizhou Province. It's a precious portrait of Chinese intelligentsia's patriotism and academic courage during the war.

Key words: *Journal of State-run Xiangya Medical College*; value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tory of scientific journals in China; spreading of medical knowledge; higher medical education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铁蹄所至,我国高等教育和高校科技期刊文化饱受践踏,高校大多西迁至西南、西北大后方。“在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大学创办期刊累计已达 1 114种,其中纯科技类期刊 278种,

‘七七’事变至 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大学期刊总量下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仅余 526种(科技期刊 160种)^[1]。创建于 1914年的湖南湘雅医学院亦西迁贵州,其主办的《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就是这一特殊历

收稿日期: 2009-09-14

基金项目: 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09GH031);遵义医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2008)26

作者简介: 谭秀荣,女,山东淄博人,遵义医学院副编审,从事中国科技期刊史与战时医学传播研究。

史的见证。在此方面已有研究成果^[1-2],但尚缺乏系统研究。笔者基于此,通过对《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的深入解剖,试图进一步揭示该刊的医学传播内容及科技史价值,为勾勒抗战大后方高校科学教育和科技史研究脉络提供新线索。

1 创刊与宗旨

“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以长江战局转移,湘垣迭遭轰炸,为保全国家元气,以便长期继续抗战之医学教育计,乃做迁校之准备……本学院初拟迁往桂林,因贵阳各医事机关,愿协助教学适宜,乃决迁筑^[3]。为此,将在湖南长沙办学长达25年之久的湘雅医学院,迁至贵州贵阳次南门外湘雅村,并于1940年8月起更名为国立湘雅医学院。由此,《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以下简称《院刊》)亦于1941年5月1日在贵州诞生。时任院长张孝骞教授为之撰写《发刊辞》。

《院刊》由国立湘雅医学院教务处出版组编辑出版,系16开本。自创刊至1942年3月共出版5期,前4期称“号”,从第5期改称“期”,为不定期出版;1942年第2卷第5期起改为双月刊,每双月1日准时出版。出版至1943年12月第3卷第3期,因战事等诸多原因停刊,前后共出版15期。每期一般6页、12页不等,最多一期达26页,共载文近70篇。该刊在封面上印有“本期要目”,除有“医学论著”、“本刊特约稿”、“介绍与评论”、“译文”、“病例报告”、“技术与方法”、“座谈会纪要”等栏目外,另开设“通信”、“院闻”、“湘雅医学院大事记表”、“医学科普”等带有文学风格的栏目,还设有“下期文章要目”,事先预告以方便作者与读者。

《院刊》办刊宗旨为:“我国素以贫弱见称,在抗战锻炼期中,虽获极大进步,但开发资源,增加生产健全国民体格,减少病源,尤为当今之急务”;强调“惟如何使科学医学普及一般民众,如何使社会上一切碍卫生习性得以革除,均有待于宣扬,故本刊发行即以此为首要目的”;指出“研究学术,交换心得,与乎介绍医学界最新学说与发明,胥为本学院全体师生之职责,亦即为本刊发行之第二任务”;又认为“其他如本学院过去沿革,今后推广计划,重要设施,以及一切与社会之联系,均应公之读者,以博认识与批评,藉促院务之进行”;且“毕业同学在外服务情形,拟汇集一栏,以作在院诸生之借镜。至读者对于有关实际之问题欲加研讨者,亦所乐载^[4]。由此可见,救国救民,介绍医学最新学说与发明是

《院刊》的主要内容。

2 见证湘雅医学院发展的历史

2.1 忠实记载湘雅医学院概况

《院刊》记载:“本学院初名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创办于民国三年,院址设长沙潮宗街,系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会订约合组,同时雅礼会,将前清光绪三十三年在湘创设之雅礼医院,更名湘雅……于民国四年九月,奉前北京教育部令核准,双方各举董事十人,监理一切,第一次合约期间为十年,推颜福庆长医校,胡医师美长医院”。由此可见,“湘雅”二字源于湖南省简称“湘”,美国雅礼会“雅”。首任校长颜福庆(1882—1970),字克卿,上海人,为我国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湘雅医学院是我国第一所中外合办的西医高等学府,开拓了与国外合办高等医学教育之先河。

“至十三年,合约期满,再续约十年,期由合办渐进于完全自办,校董会完全由育群会产生,雅礼会仅得推举顾问,以供咨询,而无表决权,并更名为湘雅医科大学”;“不幸至十六年,因时局影响,校长颜福庆及中外诸教授医师,相继离湘,时湘省教育全部停顿,本校自难独权”;“十六年五月,王子珩医师,受颜前校长之嘱托,首先恢复医院工作”;“十八年春,颜前校长福庆来湘视察,并规划一切,决重组湘雅医校院两董事会,王子珩为校长兼院长”;又于“二十年四月七日,奉部令核准校董会立案,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部令核准医学校立案,并遵部章,更名湘雅医学院”;在“二十六年六月,王子珩受命为国立中正医院院长,本院职务,势难兼顾,由医学董事会推选教务主任张孝骞兼代院长^[3]。

学院始终严格按照“欧美甲种医科大学”的教学标准办学,采取7年学制,其中医学预科2年,医学基础2年,临床医学3年。除必修课程外,还开设与医学有关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如国文、伦理学、哲学、英文、数学、化学等。

该院自创办以来采用英美原版教材,所有学科均用英文授课,并要求课堂问答、病历书写、病例讨论以及试卷答题等一律使用英文。湘雅医学院如此高水准的办学起点,在当时与今天均为罕见。学生学习方式“除功课外,一切均取放任态度,即功能一端,亦听学生自由研究,教员仅负指导之责而已,盖仿欧美教学体例也。惟考试之严,为东西各国所罕见,体力不强者,几不能立足,故学生多勤奋,学生中配眼镜者占百分之九十五,虽由幼时血生失宜所致,

亦未始非用功过度之征也”^[5]。另外,“学生升级极严,随时淘汰,故卒业者,常不及入学时四分之一,凡在本科毕业生,美国康州省政府,特授予医学博士学位,以示与美国之医科大学程度相当”^[3]。因此,在 1921 年冬,美国教育考察团来湘雅调查,认为湘雅的教学质量是当时全国医学院校最高者之一,而由美国洛氏善捐部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次之^[6]。从那时起“南湘雅,北协和”之美誉闻名遐迩。

湘雅医学院正是坚持高标准、长学制和高淘汰制度办学,从而造就了张孝骞、汤飞凡、萧元定、徐维达、谢少文、龙伯坚、李振翩等一大批出类拔萃、驰名中外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为中国医学教育与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巨大贡献。

“二十七年六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长沙毁于大火,各生始分批来筑,至十一月底,本学院方全部移筑”。西迁贵阳后,“当时本学院与在筑各医事机关商定合作办法,后期学生,就中央医院,实习临床诊断就贵阳市卫生事务所”,并且“本学院各临床教员,亦均在中央医院及贵州省立医院,分任诊务,就便领导学生实习同时便于在筑之卫生署,公共人员训练所及国立贵阳医学院,密切联系,各系教授交换上课,图书仪器统筹供应,共收合作之效”,因此“本学院各年级课程及实习,未受影响”,保证了湘雅医学院医疗与教学工作的继续开展,“且得为贵阳人民服务”。但“迁筑以来,转运建筑,所费巨万加之物价激增,各项消耗,远逾往日,致收支相差甚远,又以薪额过低,折减太巨,教职人员生活困苦,无法维系”。张孝骞代院长“乃将实际情形,详呈教育部及湘省政府,请其设法救济”^[3],并“在渝奔走十余日呈请颜前校长、胡子靖董事及其他湘籍名人协助国立运动”^[7],通过艰辛的努力“至二十九年六月,经行政院核准通过,从是年八月起,本学院乃由私立而进为国立,全年经费,由国库年资二十万元……同时张孝骞奉令长院”^[3]。

张孝骞(1897—1987),字慎斋,湖南长沙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第一届毕业生,我国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他出任国立湘雅医学院院长后,在日寇狂轰滥炸、办学经费等极度匮乏之情况下,仍带领湘雅医学院师生们在流亡中办学,艰苦创业,弦歌不辍。用忠诚、勤劳和心血谱写了湘雅的春秋,捍卫了“南湘雅”这块医学教育圣地。

2.2 反映湘雅医学院学术活动情况

《院刊》对该院各种医学学术活动,如专题学术讲演、病例讨论、杂志报告会、临床病理讨论会、“中华医学会贵州分会报告年会”等有大量报道。如徐

标秀《心律不齐之治疗》、吴执中《伤寒病穿肠孔内科治疗法之检讨》1943 年 11 月 11 日刚从波士顿雷海医院回国的吴英恺举办的《应用与临床外科之几项基本知识》等专题学术报告。同时,《院刊》也真实记载了湘雅医学院社团活动情况,最为典型的是 1942 年 12 月,由学院各科助教、讲师、副教授及技术人员所组织创办的以“交换智识促进学术”为目的,以“注重各种学术最近之进展及研究”为内容的社团组织“国立湘雅医学院求真读书会”,多年来每逢周五晚读书会时“院长及各科教授亦多莅临”,“极收切磋之效”。这是湘雅医学院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学术团体。

《院刊》记载,该院在当时极其艰苦条件下仍非常重视对医学人才的培养,鼓励教师出国进修和考察,并常常邀请国内外客座教授来院讲学,活跃了医学高等教育领域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氛围。如 1943 年春陈正仁同学由卫生署送往印度进修专攻鼠疫;1943 年 12 月罗氏驻华医社社长、名内科教授福克纳与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秘书戴天佑医师来湘雅村参观等。《院刊》还记载 1938 年 12 月美国罗氏医学社对湘雅医学院研究工作的资助情况,成为早期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及外资资助该院医学科研的珍贵史料。

3 刊载了一批战时医学学术成果

大学学报是大学教学和科研的一面镜子,大学学报从其诞生起,就与高等教育呈孪生关系,对两者要办出特色这点来说,已成为一种共识,亦即学校要办出特色,学报也要反映这种特色^[8]。《院刊》从诞生起,就以“本学院历史深长,规模略具,对于民族保健,实责无旁贷”与“科学日新月异,医学尤进展神速,决不容墨守成规”来反映学院办学特色,在重视传播国内外先进医学学术思想和学术新成果的同时,始终以救国救民责任为当务之急,并贯穿于医学传播的整个过程,较好地完成了“与乎介绍医学界最新学说与发明”的初衷,也真实地反映了湘雅医学院崇尚医学学术的浓厚风气。

3.1 自觉抗日救亡,重视战时医学内容传播

《院刊》深深刻下了抵抗外侮的时代烙印,通过刊载战争常见疾病的相关论著,自觉担负起抗日救亡的社会责任。如西溪《战时消化病》中说“过去两年,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医界文献,也都说消化病随着战事在增加中,1940 年初由欧洲因病回国的英国兵士,近有 40% 是患消化病”。又说“大战期间不论前

方与后方,生活方式,情绪行动,无不受战事之影响,显然发生消化不良的要比平时增多^[9]。结合抗战时,美国盟军援华对日空战需求,静心《高空飞行之医学常识》中说“所谓高空病者,乃因血缺氧,在四千英尺以上或至一万二千尺高空,呼吸将变深长……如设备禁闭仓房加以热度,冷度可以避免,在三万三千以下高空,如施用氧气以供呼吸,高空病当可不发生。如升空前首先呼吸纯氧一分钟,气栓塞亦可避免^[10]”,把当时航空医学中常见高空病的发病原理、预防和治疗措施作了详细介绍。

日寇在湖南长沙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后,《院刊》在重视鼠疫治疗经验交流传播的同时,尤其重视鼠疫原创性诊疗技术的传播。如西溪《鼠疫之化学疗法》一文,主要介绍“The Lancet 这一国际著名医学杂志中有关鼠疫治疗的最新发展动态,文中说“1938年,Carman在东非洲曾用 Pronosil 治疗鼠疫患者 6人,3人痊愈 3人死亡。另有患者 9人,未用此药治疗,全数死亡”。又说“Schutze (Lancet I 266, 1939)用动物试验发现磺胺吡啶(Sulfapyridine)对鼠疫有治疗效力以人工接种法使鼠 12只发生鼠疫,同时以磺胺吡啶治疗,11只痊愈仅 1只死亡,以白鼠 12只作同样试验,无一死亡^[11]”,做出药物 Sulfathiazole 治疗鼠疫疗效极为显著,而单纯接种鼠疫杆菌疫苗疗效不佳之结论,为国内鼠疫治疗提供最新的科学方法。

高校学术期刊是高校联系社会的纽带和从小社会通向大社会的桥梁,这种功能反作用于高校,又成为推进教学和科研发展的动力^[12]。《院刊》正是把国外医疗先进技术引进中国,在达到向医学研究机构介绍战争中特殊疾病诊疗方法目的的同时,又促进了高校战时医学的研究和传播。

3.2 认清传染病的危害性,注重相关疾病的研究

抗战时期贵州贫穷落后,再加上难民大量迁入,使得疟疾、回归热、结核病、斑疹伤寒、阿米巴痢疾等传染性疾病肆意流行,成为当时危害民众健康、夺去百姓生命之主要原因。《院刊》记录下湘雅医学院临床工作者们针对这一情况,深入贵州各地对传染病情进行实地调查,并引进国外先进的诊疗理论与技术,从寄生虫学、细菌学、病理学与治疗学等方面加以探讨,在传染性疾病的诊治理念、治疗效果与药物副作用的研究上取得丰硕的学术新成果。如吴执中《医学生之结核病问题》一文用回顾性调查的方法,从发病率、感染率、预防策略及本院经验等方面加以论述得出“本院学生之结核病率较欧美一般医学生仍嫌较高”之结论,并呼吁“希望本院学生,及

国内其他医学院学生,能深切了解本问题之内容及其重要性,改善及切实执行防御计划,发病率不难逐年减低^[13]。梁觉如《儿童流行性脑膜炎之化学疗法》一文,针对 1940年贵阳市区发生流行性脑膜炎的情况进行临床统计分析,认为“用 Sulfanamide 治疗流行性脑膜炎较血清治疗为佳,并可省行腰刺术,减少病人之痛苦,用血清与化学联合治疗之结果,并不优于单独化学治疗^[14]。如心《几种传染病之预防及其效能》中说“利用人工免疫法,产生自动免疫性,以预防各种传染病是为接种,兹将几种在贵州比较流行,而又适用此法预防的传染病分述如后^[15]”,详细地论述伤寒、霍乱、天花、白喉的具体免疫方法。《伤寒病肠穿孔内科治疗法之检讨》《疟疾所致之假阑尾炎》等介绍了传染疾病在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上的临床经验。

《院刊》并就此介绍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家,如该院细菌学教授刘秉阳从“本院第 9班毕业后,即北上入协和医院,专攻细菌学,因此得遇世界细菌学泰斗秦斯汉(Haus Liusser),刘医师与之研究,关于斑疹伤寒之细菌学,及免疫学,颇具成绩等等。这充分表明《院刊》的一些学术观点代表当时国内外先进的医学学术水平,为偏僻的贵州乃至全国传统科学文化注入了西方现代医学的新元素,同时还表明“高等科学教育和高校科技期刊,必须融入地方文化,形成高等教育特色和科技期刊特色^[16]”。

3.3 倡导新型抗生素类药物的正确使用

当人工合成的新型抗生素磺胺类药物在国外广泛应用之时,《院刊》及时刊载《Sulfapyridine 概述》《谈磺胺类药物之化学疗法》《氨苯磺酰胺的作用》等文,将其介绍至国内。如张俊杰《氨苯磺酰胺 Sulfanilamide 对于眼病治疗之报告》一文将近年来在贵阳中央医院与贵州省立医院,使用氨苯磺酰胺所治疗 16例眼科病案治疗经过进行系统分析并总结为:“自以上所述之 16病案之治疗经过,知以氨苯磺酰胺治疗,眼蜂窝组织炎与淋性结合膜炎,颇有疗效,对于沙眼似无根治之功”,另外“对于传染性角膜溃疡与普通角膜溃疡,似能使溃疡痊愈较速,对眼之色素层生炎,如虹膜睫状体炎、全色素层炎等,则无疗效,对于脓性全眼球炎,亦无效益,对于预防手术后或受伤后发生传染,则似有益^[17]”,为临床医学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

当新型抗生素磺胺类药物在我国医界使用颇为广泛之际,为使医学同仁认清此类药物存在的严重副作用,《院刊》又及时刊登《谈磺胺类药物之化学疗法》《磺胺类药物所致肾脏损害及预防》《磺胺

匹胺致泌尿系统中毒报告之二例》等文,呼吁临床上在应用效果显著的抗生素新药的同时,尤其应重视其伴随的严重药物副作用。如陈子达《Sulphaniamide中毒症状之临床报告》一文报道了贵阳中央医院临床引用 Sulphaniamide 治疗病症所致中毒的 3 例病例报告,文中指出“服用此药物所发生之众多病例,文献中常有报告,其最显著者,如青紫、贫血、白血球减少、皮疹、发热、中毒性肝炎、黄疸、胃肠反应、神经及尿道系统之中毒等”^[18],提醒临床医师不能滥用抗生素类药物。

3.4 重视医学新理论、新知识、新方法的传播

《院刊》重视传播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新技术和新成果,刊载大量有关医学最新知识和动态的文章,如《血液的凝固现象应用到临症上的最新研究》《又一种新式胸骨穿刺针》《胸骨穿刺术在血液学上之贡献》《研究高血压病之新趋势》《贵阳防暑动物室的经验》《甲状腺肿新法治疗》《脑动电流描记术》《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维生素 K 及其临诊功用》等等。其中翟承亮《中国大蒜之杀菌能力实验》一文针对国外新理论“加利福尼亚细菌学家首先实验证明了大蒜有杀菌作用”,作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并通过大量科学实验证明得出中国大蒜“其抗菌原素之作用,显示阻止细菌之生长,而非杀灭细菌”^[19]的最新结论。王擎勋《近 4 年来人体解剖之所见之变异》一文,将本学院解剖科学生实习时所见 8 例罕见人体构造之变异进行详细报告“剖出其中 5 例属循环系,二属神经系,一属肌肉系”,并认为:“试用发生学、形态学及其行程位置与功能,说明此种变异之可能并及其临床之价值”^[20],为外科治疗等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筱周《耳鼻喉科器械之自制法》一文说“抗战以来,国外药品器材之来源,渐告断绝,国内制造之处所,又稀弱晨星”^[21],遂将“五官科缝针”、“吸引管头”、“头灯”、“额灯”等医疗器械具体制作方法的经验告知于同道,印证了“期刊始终是科学家发明新学理、传播科学最有力的工具,也几乎成为最为强大可靠的、最为权威的科学传播载体”^[22]。

4 首发日寇常德细菌战的研究成果

《院刊》在 1942 年第 1 卷第 5 期,刊登了本院第 12 届毕业校友谭学华《湖南常德发现鼠疫经过》一文,他以坚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首次向世人揭露日寇在湖南常德使用细菌武器的滔天罪行,这一检疫和诊治全过程的记录尤

为珍贵,原件史料现珍藏于中国军事博物馆。

文中记载“去秋十一月四日清晨,有敌机一架至常德市空,低飞三周并未投弹;惟掷下谷麦等物甚多,敌机离去后,防空指挥部、警察局及镇公所收集敌人投下之谷麦少许,送至广德医院,请求检察。该院谭学华医师,查视谷麦之内,并无跳蚤,遂作以下各种检查:以谷麦少许,浸洗无菌生理盐水中,十五分钟后,以离心机得沉淀质。将沉淀质作涂抹片,经革兰氏染法,在浸油显微镜下检查,除大多数革兰氏阳性杆菌外,并有少数两级着色杆菌——疑似鼠疫杆菌”。鼠疫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为了证实鼠疫杆菌的存在,“第二步宜作细菌培养,惟该院限于经费向无此种设备。谭医师乃自一肝硬化患者,取出腹水约 30 公撮,分装于三个无菌试管内。以两试管培养敌机所投下之谷麦,而以其余一试管培养自一粮商处所取来之谷麦,以资对照。此三试管均置于温箱内,经二十三小时取出检视,见含有粮商处取来谷麦之试管,其液较清,而其他含有敌机投掷谷麦之二试管其液较浊。取此浊液做涂抹片,用革兰氏染法,除革兰氏阳性杆菌外,又有两极着色之杆菌。用测量镜量其大小,平均为 1.5×0.5 兆分米。对照培养液内则无此种细菌”。次日,常德各有关机关,召开防疫座谈会。谭学华代表广德医院出席,并提出以下积极有效的防疫措施:“敌机所投之谷麦,除收留小部分,严密封存,其余一律清扫焚灭;急电省卫生处,请派专门人员,来常德检查以便证实及协助防疫;扩大鼠疫宣传;速设隔离所”。

12 日有 1 例鼠疫患者到广德医院求诊,其病例简述为“病例一,患者女性,年十二,住常德关庙街。于十一日晚八时忽发寒战,继以高热,头痛,全身不适,检查见患者面带病容,神志不清,左耳下淋巴结肿大,并有触痛。体温华氏 105 度脉细而弱,每分钟 115 次,肝脾者皆可扪及,白血球 12 050,中性者 88%。血片内未发现疟疾或其他寄生虫,但有少数两极染色杆菌。当将患者留院诊治,严密隔离。除一般疗法外,并每四小时口服磺胺 0.5 公分。至午夜,体温增高至 106 度,脉搏每分钟 116 次,呼吸 47 次,翌晨,病势更剧,皮肤现紫色,自静脉取血作涂抹片,检得两极染色杆菌甚多。至晨八时,心脏及呼吸衰竭而死,自起病迄死亡共三十六小时”。

为进一步证实患者死于鼠疫杆菌感染,谭学华遂作尸体解剖,并将解剖结果与本院和中国红十字会有关专家共同确诊。尸解后见“左耳下淋巴结稍肿大,腹内无渗液,肠系膜稍有淤血。肝脏肿大,并有淤血斑点。脾脏肿大两倍于常人,表面有出

血点。肾脏有水肿状态,肾盂有出血点。胸腔未剖开,故心肺未得检查。以脾血作涂抹片,见有多数两极染色杆菌”。接着,13日、14日又死3例,均作尸体解剖,亦从病理上证实了“此两极染色杆菌即鼠疫杆菌”。为此,“卫生当局已采取相当措置,以防疫势蔓延矣”^[23]。

正是谭学华在第一时间确定日军在常德实施的细菌武器为鼠疫杆菌,并将这一研究结果,通过《院刊》公诸于世,为当时政府制定防控疫情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从而有效地扼止了疫情扩散,把伤亡降至最低。这篇论文成为最早揭露日寇在常德实施细菌武器的惟一证据,《院刊》也就成为一份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的重要史料档案。这为日后“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索赔案”提供了反驳日本律师的重要证据,迫使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不得不认定日本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24]。因此,我国的解学诗与日本二战研究史专家合著的《战争与恶疫——731罪行考》一书中,对《院刊》的这篇文章作了极高的评价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所拥有的日本使用细菌战武器的最有力的证据”^[25]。

5 结 论

诞生于中华民族遭受日寇蹂躏之时的《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是战时中国高等科学教育史和科学技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首发日本帝国主义常德细菌战的研究成果,并为偏僻的贵州传统科学文化注入西方现代医学的新元素,是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艰苦条件下长途西迁,流离失所,不懈探索,以所学报国救国的一块珍贵“化石”。

《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真实地反映了湘雅医学院学子荟萃,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继承厚德载物的传统与崇尚医学学术的浓厚风气。它以博大的胸怀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拓宽了办刊的服务领域,把抗日救国的远大抱负融入办刊中,这为当时的办刊起到了标杆作用,也为今天的办刊开启了拓展期刊功能的想象空间。这种用文字记载战争罪行,用科学战胜战争邪恶的特殊贡献,提高了科技期刊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价值,也彰显了科技期刊所具有的史学价值内涵和社会功能。

致谢:承蒙中南大学档案馆黄珊琦副研究员、阳麟瑞馆员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谨致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

[1] 姚远,王睿,姚树峰. 中国近代科技期刊源流. 1792—

1949[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17-18

- [2] 姚远. 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3] 编者. 沿革[J]. 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1941,1(1):2-3
- [4] 张孝骞. 发刊辞[J]. 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1941,1(1):1.
- [5] 编者. 湘雅之学生[J]. 湘雅,1923,1:20.
- [6] 刘笑春. 湘雅医学院简史[J]. 中国科技史料,1985,6(1):52-57.
- [7] 胡荣琦. 湘雅医学院大事记表[J]. 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1942,2(1):10-12
- [8] 姚远,陈镜文,许国良,等. 建国初期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及其科学传播[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8,19(2):306-310.
- [9] 西溪. 战时消化病[J]. 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1942,1(6):9.
- [10] 静心. 高空飞行之医学常识[J]. 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1942,1(4):3-4.
- [11] 西溪. 鼠疫之化学疗法[J]. 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1942,1(6):9.
- [12] 谭秀荣. 《国立贵阳医学院院刊》与地方高等医学文化的构建[J]. 编辑学报,2009,21(4):300-302.
- [13] 吴执中. 医学生之结核病问题[J]. 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1943,2(6):1-9.
- [14] 梁觉如. 儿童流行性脑膜炎之化学疗法[J]. 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1942,2(2):1-5.
- [15] 如心. 几种传染病之预防及其效能[J]. 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1941,1(1):3-5.
- [16] 谭秀荣. 《国立贵阳医学院院刊》及其医学传播[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9(1):155-159.
- [17] 张俊杰. 氨苯磺酰胺 Sulfanilamide 对于眼病治疗之报告[J]. 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1942,2(2):5-8.
- [18] 陈子达. Sulphanamide 中毒症状之临床报告[J]. 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1942,1(4):1-3.
- [19] 翟承亮. 中国大蒜之杀菌能力实验[J]. 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1941,1(1):5-10.
- [20] 王肇勋. 近四年来人体解剖之所见之变异[J]. 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1943,3(1-2):8-10.
- [21] 林崧周. 耳鼻咽喉科器械之自制法[J]. 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1943,3(1-2):1-4.
- [22] 谭秀荣. 1946年创刊的《中国营养学杂志》与营养科学的奠基[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9,20(5):960-963.
- [23] 谭学华. 湖南常德发现鼠疫经过[J]. 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1942,1(5):7-8.
- [24] 文斌. 《鼠之刀》名誉侵权风波始末[N]. 承德晚报,2009-10-27(7).
- [25] 解学诗,松村高夫. 战争与恶疫——731罪行考[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7. (编辑 姚远)